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五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臣王杰詳校

晉書卷五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建王赧即位天禄已終虚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内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内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羮吹虀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乗玆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絶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

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横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秉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

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繄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

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羕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歳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戸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

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户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

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

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羕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説亮率

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将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将軍李肇

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

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羕宗熙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社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

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
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
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
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
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絶
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禄勲子義立官
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
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

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録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劒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爲之拜羕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羕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

峻作亂羕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恱矯詔復羕爵位峻平
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
屬籍以羕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
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并前萬戸爲征虜將軍與兄羕倶
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
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
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倶爲帝所昵委以禁旅

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没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歴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鋭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

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黄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黄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

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絶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逕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

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

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彛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栢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

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
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宫大爲賈后所
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
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
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宫二人傷太子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

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
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
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
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
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
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
為内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宫將與賢人
圖政量巳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

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絶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

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宫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宫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内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黄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

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内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黄門郎封汝

陰王詡散騎侍郎封覇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

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内懐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戸倫僞為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荂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宫

三門四角華槽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黄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芩淺溥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訬而各乖異互相憎毁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朞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

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宫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别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

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

赦改元建始是歳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剛紀爲廉吏以世子荂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

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茍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内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

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幷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衞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䅗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

時誅之苓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

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説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頴軍戰于黄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

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
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
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
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没倫大
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
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鋭氣内挫
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别率孫髦
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

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肾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

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内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狥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黄門令駱休司馬督王

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

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夸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

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胄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

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頴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

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黄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壊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閤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小黄公衛毅陰平公劉眞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内失望矣南陽

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
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
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
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
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
一難也奮三百之卒决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
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蹈塵之慘
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

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撫六合之内著明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苟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歴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

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
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
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
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
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
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幾於二王命方嶽
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
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

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髙臺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頳羣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

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子生也冏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恊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宫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

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旨葛旟小竪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

秉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令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

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誑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

乂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門閣及千秋神
武門冏令黄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
乂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内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
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
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
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
金墉暴冏尸於西門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背

閭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袙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永興初詔以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冏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頹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

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呉楚崇禮備物寵侔蕭
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
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
况王功濟朕身動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
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
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祗服朕命
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
冏唱義元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

覆超兄弟皆没于劉聰冏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勲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

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纎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

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冋合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

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絶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内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

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内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

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
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顒兄弟可以辭說而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
顒令與乂分陝而居顒不從乂因致書於顒曰先帝應
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
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
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
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

産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宫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潁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

業本支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簒幸以誅夷而未静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懐便當内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為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内若能

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頴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乂前後破頴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飢雖曰疲獘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𠜊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别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軀命但念

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
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
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黄門
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
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
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絶哀感路人張方
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謡曰草木萌

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

馬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戸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

三司及齊王冏舉義頴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

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
頴遂過河乗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
天子反正及頴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
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
謀遂擅威權頴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
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
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别冏大
驚馳出送頴至七里澗及之頴住車言别流涕不及時

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顔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
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将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加黄鉞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頴
拜受微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
王彦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
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餓餓凍餒宜急振救
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
翟饑人盧志言於頴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

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顗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刋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内温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顗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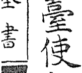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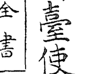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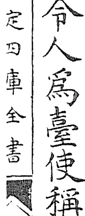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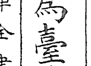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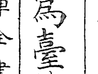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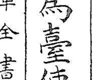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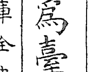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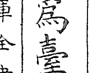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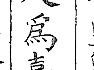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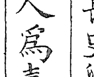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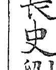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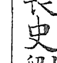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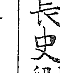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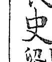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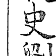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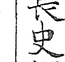
下悴喻頵入輔政并使受九錫頵猶讓不拜尋加太子
太傅頵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
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
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
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頵知不可留因遣之
百姓乃安及冏敗頵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後張昌擾亂荆土頵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
百度弛廢甚於冏時頵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

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皆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水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

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頴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頴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頴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頴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頴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

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頴距戰頴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槀中超遂奉帝幸鄴頴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頴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頴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頴候騎至

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

王亾乎徽曰不知頴曰卿年幾徽曰五十頴曰知天命
不徽曰不知頴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
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
號泣頴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
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頴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
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頴報
雠遂出頴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令桑敗棄
棺於古井中頴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懐帝加以縣王

禮頵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頵子年十餘嵗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頵嗣封華容縣王後没於賊國除

河間王顒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

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
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
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
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
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
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
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薳
等追方軍回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

反正合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

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啇啇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馿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昣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

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
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
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
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
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
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
成都王潁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
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潁頓

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

闕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乗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内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内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

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

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

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

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

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

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宫拜散騎

侍郎歷左衞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户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衞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

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寛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顒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士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

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黴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闗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歴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録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懐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説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宫公盍思伊

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

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渾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

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兖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

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兖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
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
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
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
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
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
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
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

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巳

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
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
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
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
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
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
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並食之天
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

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畧賣於吴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

也今亂形神之别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毁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彦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曽孫爲桓𤣥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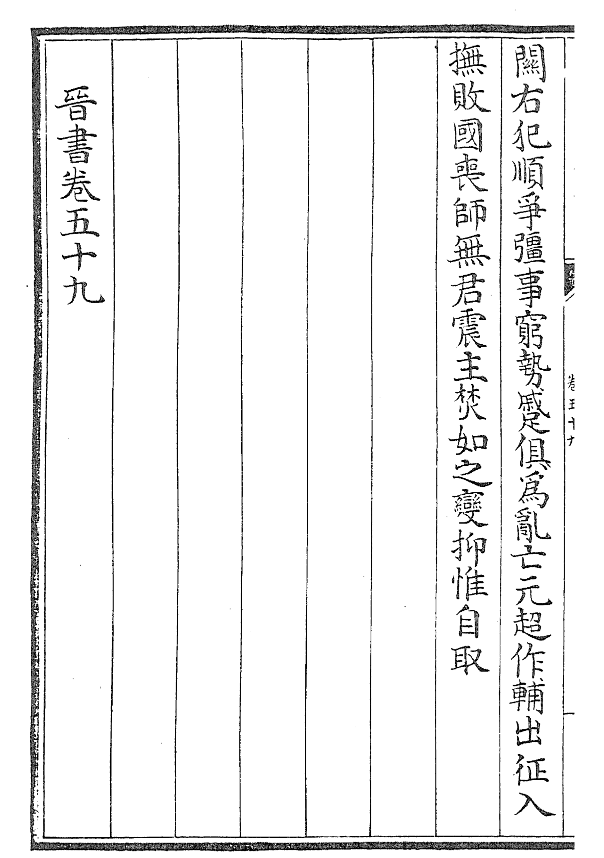
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鋭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兹淫祀享

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才力絶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摽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顒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

籍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恊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鑾駕北廵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覲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以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

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艷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



闗右犯順爭彊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晉書卷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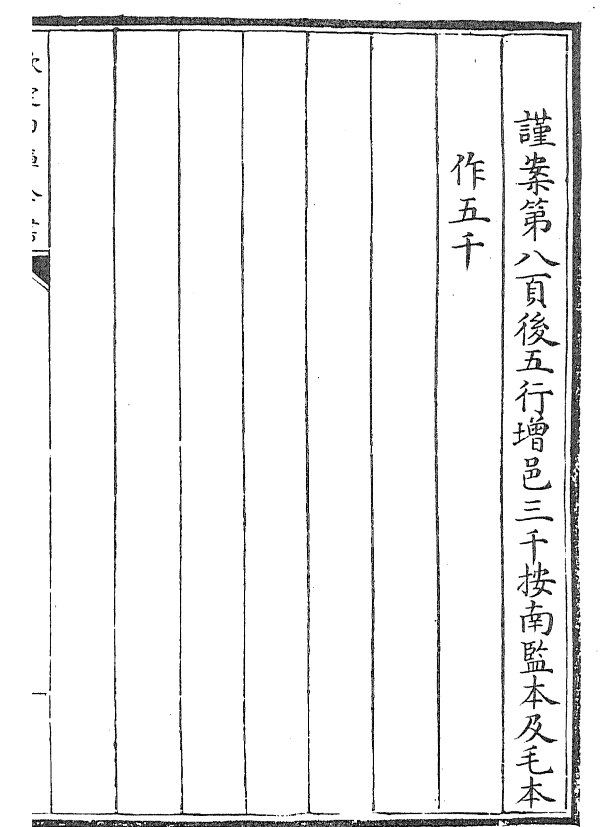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趙王倫傳詡愚嚚輕訬○本書音義訬健也葢據淮南子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是也又説文訬擾也一曰訬獪書所稱當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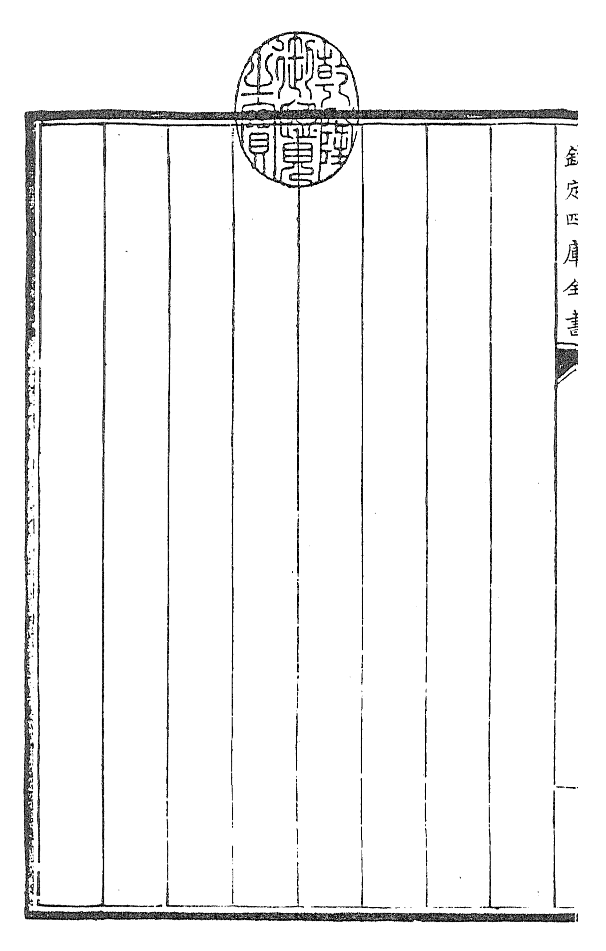
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綱目分注頻擊之于溴水會等大敗與此作激水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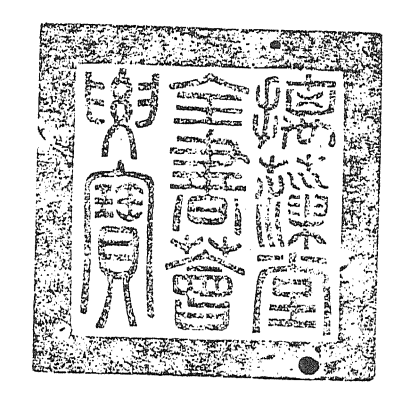
東海王越傳給温信五千人○温疑親字之訛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謹案第八頁後五行增邑三千按南監本及毛本作五千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十九 史部

晉書卷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

朂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朂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朂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

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寃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

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寃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寃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禄大夫改

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光禄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

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黄門侍郎出為荆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兖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閲器

杖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衛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庻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為黄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簒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

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於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

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黄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

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
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
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
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
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
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辯有

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胥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胥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為伯播胥素為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胥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

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肻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黄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肻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宫執播等於帝側帝

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胥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
郎後遷大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胥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胥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胥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胥

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聄不受聄乃還洛

懷帝即位拜聄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

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

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為司空

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

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為參

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内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為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

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顒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内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輙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

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内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頴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宫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童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户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

冐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
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轉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
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
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
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
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
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
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

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沉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沉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

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

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

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内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别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

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舍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

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
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
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
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
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
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
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
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

古繩今閭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

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喪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

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為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

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詔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令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
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為都督
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
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
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頡猶各守藩志望未允
顒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
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

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頴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

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

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
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
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
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
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
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
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
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

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刼移都乃請帝

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

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

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

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帴方奉帝至

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不可帝至

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

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

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

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御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暱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涛臻實始藩翰觧系等以干時之

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叅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叅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見殺唯顗迸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

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

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衞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

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曾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内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駞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内史及趙王倫簒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衞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凉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

傷而卒追贈大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
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
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
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
括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
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
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
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

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
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
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
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
騰猨飛鼺相奔趣淩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
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
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
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

雨行氷散髙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竒妙

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廻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

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宫殿至張駿於其地

立南城起宗廟建宫殿焉靖有五子鯁綏璆聿綝皆舉

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
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
為黄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
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
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
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
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蘓鐵
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

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
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
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
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
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
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
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
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

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户拜夫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

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

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

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

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

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梠自

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

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

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飢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

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
易可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公者請以城降
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
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
是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
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
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曽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

存之師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之先攻恢不剋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之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已任不幸顛隧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内横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

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綝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紛謀憑凶亂政為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寔賴羣公

鼎圖福始緜遂凶終

晉書卷六十

晉書卷六十考證

解系傳濟南著人也○本書地理志濟南所統縣五並無著縣而宋書濟南郡下則別有廣城東平陵等縣著為其一凡本書所屬濟南郡者皆屬北海郡前已詳辨之今觀此云濟南著人益信本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考證